

歐戰春閨夢續編

下冊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九十七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歐戰春闈夢續編卷下

第二十六章

是日耳鐵威家忽得一書曰密昔司耳鐵威鑒之吾幸不辱命能爲汝轉來一書此書開拆原爲德文吾拙甚不諳其義大概所言爲古斯壘先生之事所以從速轉寄欲在耶穌聖誕之前俾汝披覽尤爲私衷所禱祝也下簽名于蒂紙尾又曰此後來書無須封口徑寄本會可也耳鐵威至此始知前在倫敦所面之人爲密昔同干蒂又見檢查機關之戳記原從瑞士來其必爲機尼瓦紅十
字會無疑及讀德文一書方寸中鶻起兔落希望萬端其詞曰女
聞耳鐵威知吾爲誰吾爲米敦大醫院軍醫長也吾爲誰代作書

則英國俘虜古斯壘也。古斯壘在吾醫院已經十四禮拜今告汝大可寬懷。吾院醫皆國手起死回生大有把握。前因陣前需用醫士太多。負傷之人未得按時療治耽誤頗多。深為抱歉。古斯壘重傷在肩初無防礙且無身命之憂。但有一不幸之事吾實不願奉告。古斯壘已表明矣。彼自嗟不辰非常心痛。吾從前曾遊貴國於蘇格蘭伊丁白拉住過一年。兩人故一見如故。言語投機。古斯壘且告我矣。汝解德文不然吾亦可以英文為之。下款軍醫長博頽齒迪謹肅簽名之下又有數字怪怪奇奇又為英文曰但願上帝福汝下款為古斯壘字跡橫斜其為盲人手模一望而知後幅博頽齒迪又繕之曰吾今告汝一佳音大概延過數禮拜古斯壘可以交換歸國。但此事吾且未與古斯壘道及何則此事全恃英國

政府之意思。現在吾國政府。不能傾信英人。耳鐵威反覆諦視。一
讀再讀。至於三讀四讀。歛歛欲絕。苦恨轉深。實爲從前所未有。前
此遙思遠望。盼其無恙。尙在萬一之中。今則不幸喪明。回憶臨行
相對。目光炯炯。頗有威稜。今竟與瞽人無異。論彼平時之性格。好
動惡靜。獵獸漁魚。以及種花植樹。天機活潑。絕非枯坐終日之人。
今則蠢同木偶矣。迴念古斯壘受傷之後。卽思屬筆爲書。稿腹已
成。惟不知住趾稿又數易。然情致纏綿之語。必須出以庾詞。蓋此
書必經英人檢查。德人檢查。兩番披露。恐貽笑柄於人。巧避無他。
只措語傳意中人。於言外得之。乃報書曰。古斯壘足下。今值新年。
得君消息。良慰於心。汝所錫予之福。心領之。身受之。但願汝得吾
之書。愈速愈妙。吾不敢長言。以將意其他新聞。亦不敍及禁令森。

嚴徒供塗抹柔絲與吾身皆安泰。吾終日思汝愛汝但願生還。不遠懽聚。如初書成方思簽名頗難下筆耳鐵威小字瑪麗今唯書作汝之瑪麗自首至尾字斟句酌似有餘意未伸又足之曰吾今已動用汝之所贈此款甚濟吾急此書語句分明即使檢查諸機關羅列於側亦似無甚疵病前後書共三封一揮而就古斯壘之外一封爲軍醫長博頰齒迪一封爲雅林吞街機尼瓦十字會密昔司干蒂遵來囑並不封口又將來書疊入古斯壘銀幣之封筒及初到法國之第一筒又取出銀幣少許並入衣袋徑至過廳此種情形不堪爲阿納告甚至所生之柔絲亦不欲使知之也阿納自戰禍日深從耳鐵威視之頗有不能久留之勢憶自八月間兩國宣戰伊始據密斯馥西士之意卽於彼時放還柏林使與其姪

女姪婿同居。阿納必爲之大樂。顧時機旣失蹉跎至今。阿納言色之間頗形跼促。且戰地之風雲日變。阿納尤岌岌自危。引嫌護短。匪所不至耳。鐵威則一味包荒。又孰知阿納之不稱心不知足也。蓋其思想實軼乎主人意料之外。耳鐵威與柔絲待之固如舊日。卽耶穌誕日所犒勞之物事。尤格外從豐。阿納則以爲不值一盼。苦憶去年今日。柏林猶女寄來物事。媵以小飛艇一架。今則兩相隔閡。雖時有去燕。不見歸鴻。若在平時。姪女姪婿殷勤通訊。頌禱時庥。佳節尙不爲虛度也。耳鐵威見阿納戚戚無懽。時以好語慰之曰。汝姪婿必因吾國加入戰團。雖有親戚在此。不肯通書。阿納則堅執己見。謂伊姪婿必音信不斷。英人不講公理。悉加扣留。日來頗自咎旅莫之非計。且見英人佳日出遊。尤不勝其感觸。假使

身在祖國。卽仍服役於豪家。賞賜定優於此。乃寄人籬下。十有八年。竟無所謂特別之權利。卽素所心愛之柔絲。一爲人婦。對己亦亦形落寞。一日忽問柔絲曰。哲而維何時可以步履如常。柔絲漠然曰。此焉得知。徒使聞之傷心。願阿納勿復發此明問。阿納尤極失意。其最要之一事。則爲黑格洛與己亦日漸疏遠。不似從前之密邇。有時相見。黑格洛必曰。吾等須操英語。卽有時坐無他人。黑格洛亦以英語相向。更有柏林之匯款。黑格洛前曾代爲轉致。今又屆期間以前事。彼則茫然不知。謂此事本與彼毫無關係。而且。酬金之前約。又付子虛輒藉口。於生意蕭條。雖求如前者。之兩先令。亦不可得。

第二十七章

光陰冉冉耳鐵威度日如年。意德國軍醫長博頰齒迪應有回書。早則歷一禮拜遲亦不過涉旬乃一旬有餘竟無消息古斯壘之親已。唯大律師雅倫及其女柔絲兩人雖有時念及兩人必有慰藉之語然與己實無匡助之意而且雅倫頗不爲耳鐵威所喜因雅倫以律師自任行使職權時亦作書徑達古斯壘告以其母之溘逝又以遺產之故細與商酌書至醫院亦未得有回書至於柔絲起居之暇亦不時時道及古斯壘以悅堂上耳鐵威心竊衡之意謂其女不知憐母但知憐婿朝夕於哲而維之側推其用心直不須介克醫士以及看護婦但辦一身日親左右此外之萬象在旁不恤一盼然古斯壘失明之惡耗耳鐵威始終隱匿亦不告之柔絲此外尙有一拂意之事家中所設之德律風忽經巡警干涉。

謂屋中有德國人阿納。因僕及主。取締綦嚴。當耳鐵威安設之始。本以省筆札奔走之勞。近則岑寂無聊。正賴此一綫之靈通。與馥西士時得接談。馥西士雅稱守舊大家。獨此德律風之安設。在威吞泊雷。實爲第一家。以開風氣之先。雖有時嫌其價貴。習而安之。近則爲慈善事業之領袖。益覺非此不可。耳鐵威關心戰役。每日早辰必有五分鐘與之電話。馥西士慧眼旁觀。已窺見耳鐵威之心事。雖不道破。頗有體會無形之處。冀有以開拓其愁思。凡有戰場之信息。無不畢宣。獨深恨德人之語。絕不露之耳鐵威之前。馥西士知古斯壘與彼交厚。不肯直言。每以尋常出之。今忽失此接談之具。馥西士固無不可。耳鐵威則以爲太奢。頗欲與警士伸辯。謂官中不應疑我。電匣極多。何處不可以借用。顧辯亦無效。終將

電機撤去。其實耳鐵威如在夢中。尙不知外間對己之擬議。更有甚於此者。此時城村內外皆已心疑。其人由軍興以來。駐紮移動。此來彼往。日不得息。土著婦女。或爲征人之母。或爲戰士之妻。逆命沙場。存亡弗保。耳鐵威母女。自外觀之。似與前敵一無係屬。柔絲已嫁。哲而維結。婚病榻。無志分飛。耳鐵威所眷。已爲德俘。然猶茹痛爲慈善之舉。某也陣亡。某也被逮。如有的一面之識。匪不爲之悼。其喪。唁其存。尙未知其身已爲衆矢之的。直至勞培戈蘭多夫婦。牧師皓爾思夫婦。素稱莫逆。亦頗疑之。推原不外乎留用阿納。不避嫌疑。遂生無窮詬謠。方宣戰之初。尙不注意。至此衆喙一詞謠。啄騰起。耳鐵威望遠心切。初不計及。日盼交換俘虜之議。從速獲成。不圖渺渺佳音。竟隔十重雲霧也。一日出門答拜。一人歸已。

下午甫至廳事。見案上一匿名書。封面書己名字。拆視之。不覺大震。語至單簡。但曰。此一簡警戒。宣布之意。汝須知此時陰有諸人尾汝之後乎。吾輩目光不瞬。儻汝極嚴。汝勿夢夢速以汝所傭之德奴麾之門外。彼雖執役有年。但處此有事之秋。汝去之則英人之福不去。則英人之憂也。耳鐵威讀旣不付焚。如持往馥西士家。求其指教。此時股脚雖憊。仍緩步以行。馥西士覽此片紙。默然若有所思。耳鐵威曰。汝歷事多矣。此等匿名筆札。亦常有直達其前者乎。馥西士曰。此不爲奇特。心念此書之警戒。亦非無因。吾鄉有無數德人。結爲死黨。盤踞此間。漏洩種種消息。語至此。耳鐵威狀如枯木。不知所云。馥西士曰。吾不知汝具何神明。能信彼。對於柏林。眞實隔絕不致。有隱中鈎通之事。詎爲汝所不及察耶。耳鐵威

失驚猶自抗辯曰戰鬪一開關係自絕且初戰之時彼本有去此之意所恨本國鮮少親屬未得如願蹉跎至今吾是以深信之馥西士曰彼卽不能自達於德國旅英之德人獨無其親友耶耳鐵威曰吾敢斷其無前此與福雷滋夫婦往來甚密戰端旣啓福雷滋之理髮營業爲官中停止遣歸本國矣爲時已久初未有片紙通其殷勤暇時且以此詰之汝誠不知阿納耳彼直一英國之士人言語動作無一不與吾人俱化且去國已二十有三年馥西士躊躇久之始曰假如吾處汝之地位當以此簡示之阿納須知人心難測或者爲汝所不及察彼果與德人交往於汝亦復奚益且人言藉藉德人暗黨直以此間爲窟藏之地地旣濱海假如德人登岸此間實爲捷徑耳鐵威聞此危言顏色頓變馥西士正色曰

吾向來不打妄語。汝幸勿兒戲視之。且所語不可輕洩。並勿告爾女。及牧師皓爾思。吾前在倫敦。卽聞此語。因諄囑再三。耳鐵威始辭而退。從來風之所向。東西南北。但觀草所偃處。無不知之。卽如匿名之書。一風草也。馥西士之言。又一風草也。然此風尙微。更有大風。出其意外。凡此所敍。皆一千九百一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以前也。至於二十五日。則所謂大風者至矣。威吞泊雷大開紳董之會議。因招募新兵。續赴戰地。是日省長蒞席。宗教尊宿。亦與其盛多方演說。無非鼓勵人民愛國。當兵者。初不爲動。迨說至德人入比。種種殘忍。聽者始爲動容。蓋利害切身。防德人闖入。人人受虐。必无減於比國。乃大聲疾呼。誓死報國。迄於散會議場。旣寂。天近黃昏。忽有暴動之行爲。猝然發見。其中有激烈派二人。本愛爾

蘭之女子所適之夫。並爲德俘。聞在彼中。大受痛楚。且事狀久揭報端。有歸自柏林者。歷言二俘苦狀。目所親覩。口所親宣。兩婦怒絕。時有黑泊提之皮鞋廠。德產也。已入英籍有年。此兩婦遂嘯衆毀之。又至外號德皇黑格洛之肆。聲勢洶洶。黑格洛本不協於人心。人咸切齒。遂藉此公憤。報其私仇。梃杖椎斧。碎其玻璃之牕戶。牛乳餅鹹肉黃油之類。劫奪一空。幸未傷人。黑格洛不敢出擾衆。怒。屏居樓上。嚴扃其扉。斂氣斂迹。迨其後巡警集而遣散之。其妻泡若白浪。恣口嫚罵。大肆咆勃。衆欲捽而毆之。幸警士拽入他室。此時風聲傳入阿納耳中。幾於驚悸亡魂。此爲二十五日事也。至於次日。秩序稍定。自治會諸人。以爲過舉。乃有賠償損失之議。大牧師皓爾思主張甚力。當夜且派人陰迎黑格洛夫婦於家。至於

明日黑格洛不得不歸。乃告辭先返。其妻泡若尙延佇牧師家。至暮始歸。此爲二十六日事也。威吞泊雷之居民。視此二十五二十六兩日。以爲永不能忘。當此驚疑乍定之二十六日。有爲耳鐵威飛來一電者。語曰。前敵俘虜互換已成議矣。英國冊內有古斯壘之名。大概由荷蘭歸國。四十八點鐘。卽抵倫敦耳鐵威喜從天降。可想而知。不獨其母有喜。其女柔絲亦復欣然。介克勞培是夕語哲而維曰。汝已康復。可以卜居濱海之精舍。藉以養疴。哲而維之母白雷。從一友假此別墅。爲其子起病。且爲新人度蜜月云。

第二十八章

此三月二十五二十六兩日事。阿納旣驚且恨。咄咄無懼。忽聞主人耳鐵威接得一電。不審何事。乃長日摒擋行李。將赴倫敦。於是

益鬱鬱無語。似受非常之嚴譴。坐立爲之不寧。幸是晚清閒。得少
主人柔絲與之款語。消釋疑慮。柔絲之言曰。阿納吾母曾告汝以
新聞乎。汝知古斯壘中校歸來乎。吾母至倫敦。蓋謂往迎彼也。柔
絲言之。又告以明日亦有倫敦之行。此爲新婚以來。第一日與哲
而維小別。至於明日。則此室中。獨有阿納一人。岑寂無聊。不知所
可。薄暮中。得柔絲手書。文字奇幻已極。阿納讀之。極口稱怪。書曰。
今日夜間。主人卽從倫敦。言歸明日。上午在大教堂。與古斯壘結
婚。並述母意。勸以寬懷。阿納此時去志已堅。雖主人母女。咸加挽
留。而阿納自覺難堪。專伺機緣。遁歸本國。復念一人之智力有限。
非覓一知己與商去留不可。是日爲阿納歸計。決定之第一日。意
謂飄然遠引。大可自由。因前此數日。曾聞耳鐵威道及德國婦女。

留滯內地者。英政府資送殷勤。並無阻礙。又念一歸柏林。卽投姪女祕娜。雖姪增沃索。教深恨英人。然吾旣言歸。彼不能拒而不納。且吾腰纏頗富。足以啟動其人。遂往尋耶魯福雷黑德。顧暮色蒼茫。疾行不敢爲左右顧。似兩旁屋宇。皆仇視之人。又似陷阱在前。一失足。卽墜其中。乃遠望黑德肆門。玻璃破處。以木片蔽之。錯亂縱橫。初未收拾。此種放大之玻璃。來自比國。急切無從購買。阿納亦代爲痛惜。掩面繞至後門。輕按門鈴。板扉半啓。泡若探半面。視來者爲誰。嫣然一笑曰。汝來幸甚。可以勸吾夫黑德。使彼稍解牢愁。今日下午兩鐘。皓爾思牧師送一公函。語次。阿納已入。泡若引至小客廳。報其夫曰。黑德密昔司。阿納來矣。吾已轉煩阿納來慰汝矣。阿納一相黑德之面。慘淡不怡。一見阿納。立化爲欣喜之。